

## 蘇祠

人在·旅途

## 碧山秘境

□李康馨

山野长巷，聚拢来是烟火，摊开来是人间。早就听说，在青神中岩寺旁，竹林掩映的山谷深处，也就是眉山近年新晋的“网红打卡”点——青神萤火虫观赏地，正在兴建一个真正“世外桃源”般存在的民宿——碧山秘境。带着一份好奇，带着几许疑惑，更带着一股游侠般的豪情，我踏上“碧山秘境”的寻访之路。

从眉山顺着宽敞的岷东大道，向着中岩寺的方向一路前行，在临近中岩寺的华青路一条支路上左拐，便进入一条顺着山谷蜿蜒前行的山道。路的两旁是遮天蔽日的绿竹，在高低错落间可以看到崖壁上曲曲绕绕的藤蔓，偶尔有零星的小花从一片苍翠中冒出头来。沿着花架往更深处探索，大约10分钟的车程，碧山秘境便慢慢浮现在眼前。

一月的碧山秘境，写满冬的寄语，带着春的企盼，在这珍贵的人间，拾起静谧时光，在岁月中徜徉。踏上双向奔赴的纵横阡陌，进入灰墙黑瓦的诗酒田园，将疲惫放下。栅栏外是生活，推开门扉便进入另一个世界，窥见人间烟火，长陪月黄昏。岁月悠悠，诗酒追年华，食材在静定中悠长，温暖在回首间停留。

走进碧山秘境，像是步入一场梦境。一切画中的场景，所有传说里的妙境都在此刻缓缓铺展。树木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像调皮的孩子和你捉着迷藏。影影绰绰的群山像是睡意未醒的仙女，披着蝉翼般的薄纱，脉脉含情，凝眸不语。空气如溶解的花，山谷似沉睡的马，自然之神在小院随意挥毫，记下一方浅淡的欢愉。我们站在那里，不说话就很美好。

碧山秘境的老板是一位浪漫的诗人——君凌霄，青年时他在出版社工作，受到二三十年代文人作品影响，便开启了他的创作之路。2012年，他来到青神创办了华夏文学社。他常常骑着自行车漫步于山林之间寻求写作的灵感，由于文学社人员众多，他希望能有一方天地予文人雅士容身之地，以便进行思想交流与碰撞，于是乎便有了现在的碧山秘境。

走在这秘境，活泼而深情，清澈、轻灵与静寂。碧山秘境的原野最适合滋长梦境，连绵的群山总有不落的微光。树是水中荇藻，飘摇着缕缕柔丝，缠绕着夜风。风是纤手轻拂，带着草木清芬，似一双温热的手掌，亲切温柔。冬日里的行人也如天上星般安闲，自由往来。沉浸其间，仿佛是树梢的一片嫩叶，尽情沐着来往的和风。

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居住久了，我们习惯了喧嚣的人群，也习惯了忙碌的生活。然而，当我们放下手头的一切，来到此地休闲、品茗、阅读、小聚……从忙碌中抽离，内心感受到自然如约而至，再一次嗅到空气里的花香，触到轻风下的爱抚，听到林木间的叽喳。

旧冬已过，新春复归，山中的云雾遮不住光的朦胧，林非池塘间尽是竹的曳影，走一步有一步的风景，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，诗人凭借着对山水的热爱，营一份美好，在碧山秘境静待故人归来，让那点点滴滴的念，在山间得到安暖。

主编 吴晓彬 编辑 罗林  
美编 李燕 校对 肖倩

诗歌·抒怀

岁月·钩沉

## 又是麦浪翻滚时

□黄迎红

初夏的小雨淅沥沥地飘了几天，雨过天晴，阳光又驮着小满来到人间。小满一到，天地间阳光开始变得充足，雨水逐渐丰盈，麦粒开始灌浆饱满，石榴花开，蚕结新茧蚕甚熟……“物长于此，小得盈满也。”

就是这样的五月，小麦青绿，大麦微黄，豌豆花枯，蚕豆结荚……乡村田野果实生得饱满时，记忆之河就像潮水般涌来，背景总是那一望无际的麦浪。潜入我心底的泥味情愫，有香滋滋的甘甜，也有沉甸甸的苦涩，随着麦浪摇曳荡漾开来。

五月，正是麦芒扎煞时节。每一根芒尖都追逐着太阳，汲取着光和热，竭力生长着，划去人间的疾苦，直接指向幸福。每到这个时节，子规的啼叫声不断传来。

儿时不知“子规”这个美丽的名字，因了乡人称呼“刮锅”。奶奶告诉我，一到五月，“刮锅”就会溜到没人的灶屋里偷吃。或许是奶奶用来吓唬赖床的我，只要听到奶奶说“刮锅来了”，就一骨碌地爬起来。后来听老师讲那不是“刮锅”，而是“布谷”，

布谷鸟来了，麦子便熟了。

那时，还是孩子的我们，没有大人们对收成的渴盼，却也忙得不亦乐乎。忙着滚麦田，忙着摘豌豆，为填饱那一张饥饿的嘴。

麦子起芒之际，正是大人们所言青黄不接的时候，那会儿不论乡下和城市人家，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。对于没心没肺的孩子而言，谁会在意，懊恼的是肚皮一会儿就饿了，寻思着到乡下麦黄地里找些豌豆吃。

麦子开始抽穗扬花时，正是豌豆开始落花结荚的当儿。整块的豌豆田都有人看着，胆大的撑破了肚皮，胆小的就只能在沟垄里寻找散生的吃，运气好的也能摘得两裤兜。一双双小黑手，在麦田里翻来翻去，胳膊、脖子被麦芒刺到痒酥酥的疼，两颊满是红疹，而脸上却洋溢着劳动的喜悦。回家后母亲气咻咻地一边教训，又心疼地用热毛巾替我擦洗，一顿美味下肚后，早已忘到脑后了。芒刺的疼抵御不了豌豆对我们的诱惑。

散生的豌豆实在太少，果腹也撑不了几日，于是，我们的目光又对准了正在灌浆的麦穗。专挑颗粒饱满的摘，城里



青山霁后云犹在

吴晓彬 摄

生活·回味

## 一架黄瓜香满园

□陆漪

“青蒲已弥泽，黄瓜方卧陇。”每年四月，是黄瓜种植的最佳时节。

母亲每年会在小菜园里栽上一架黄瓜。在春雨滋润、春风抚慰下，播种后十多天，瓜苗就窜出地面了。母亲便找来竹竿、木棍搭起了支架。很快，苗儿蔓了秧、吐了须，爬上了篱架，少数瓜蔓则像调皮的孩子一样不愿主动缠在架子上，母亲就会轻轻捏住细藤，将它们牵引到架上，再顺着它们的旋转方向缠上一圈，瓜蔓就变得听话了。春日暖阳下，长势喜人的瓜蔓间开出了黄艳艳的花朵。清风徐来，绿叶金花满枝爬，青青枝蔓在春风的轻抚下摇曳着。

“弱藤牵碧蒂，曲项恋黄花。”不经意间，黄花谢了，在纤弱的藤蔓下露出了一根根生嫩、水灵的小瓜，形如月牙，头顶黄花，通体翠绿，绒毛般的小白刺浸润了晨曦的露水，梗嫩叶新，惹人怜爱。在雨水滋润下，黄瓜疯长，一片片深绿色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泽，一缕缕黄瓜的清香四处飘散，一个个顶花带刺的清凌凌的嫩黄瓜垂挂下来，俨然成了菜园里一道绝美的风景。

黄瓜是夏日乡间的小清新，细溜溜的身条，顶花带刺，我们摘下来用手一捋，直接咬一口，随着“嘎嘣”一声脆响，那种甘甜蜜爽又略带青涩的滋味，一嘴的汁水紫绕、口齿留香的感觉，至今仍能忘怀。难怪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中借主人公渡边

之口对生吃黄瓜做出了这样的评价：“好吃好吃，质朴、新鲜，散发着生命力的清香……”那时候，大人们下地也会摘几条黄瓜，汗流浹背、口干舌燥时咬上几口，暑热顿消，既解渴又耐饥。

黄瓜吃法很多，可炒可烹，可烧可煲，可盐渍可醋泡，皆清脆爽口。最简单的蘸酱黄瓜只需将鲜黄瓜切成条状，整齐的放盘子里，然后蘸大酱吃。拍黄瓜，既开胃又能下酒，拍碎黄瓜后再拍些蒜瓣，加盐、白糖、麻油、酱油等佐料，拌匀后腌渍一会儿即可。黄瓜炒肉丁，一荤一素完美搭配，吃起来既美味还富有营养。黄瓜片炒鸡蛋，一黄一绿，色彩丰富，口感也特别棒。刚出炉的酥香烤鸭，配上黄瓜条、葱丝，蘸上甜面酱，一口咬下去，舌尖上的肉香、酱香、清香浑然天成，爽口又解腻，每每想起便会口齿生津，回味无穷。

文坛美食家汪曾祺在《家常酒菜》中描述了一道名叫“抓瓜皮”的菜，“黄瓜（不太老即可）切成寸段，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片，如带，成卷。剩下的黄籽的瓜心不用。酱油、糖、花椒、大料、桂皮、胡椒（破粒）、干红辣椒（整个）、味精、料酒（不可缺）调匀。将扞好的瓜皮投入料汁，以筷子翻动，待瓜皮蘸透料汁，腌约一小时，取出瓜皮装盘。先装中心，然后以瓜皮瓜面朝外，层层码好，如一小小馒头，仍以所余料汁自满头顶淋下。扞瓜皮极脆，嚼之有声，诸味通透，仍有瓜香。”简单的食材却做出了别致

洗，就匆匆去请兽医了。

挨近晚上，猪怕是保不住了。我知道自己此时不该提出如此过分的请求，但班主任对面包的描述却像馋虫一样在刺激我的唾液和想象力。我终于鼓起勇气开了口：“妈，明天我想在学校买面包吃。”“面包？什么东西嘛？”母亲一脸茫然。“和馒头差不多，老师说比馒头好吃得多。”“好多钱？”母亲怯怯地问。“一个……4毛。”我吞吞吐吐。平时我吃的馒头才5分钱一个。馒头，我得两个才能吃饱。我知道母亲是疼爱我的，但在现在的情形下，我提这样的请求是多么不适宜。我赶紧补充“面包……我就只吃一个。”

母亲没有立即回答我。父亲的暴脾气

的美味。

碧绿的黄瓜名不副实，其中还有一段历史故事。黄瓜原名叫胡瓜，传说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。后赵皇帝石勒因是胡人，最恨别人说“胡”字。有一天，石勒酒喝高了，指着一盘“胡瓜”问一个叫樊坦的臣子：“卿知此物何名？”樊坦看出这是石勒故意在考问他，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：“紫案佳肴，银杯绿茶，金樽甘露，玉盘黄瓜也。”自此，黄瓜之名在民间流传开来。

黄瓜不仅是人们餐桌上的家常菜，也是历代文人笔下常吟咏的话题。初唐诗人王建的《宫前早春》曰：“酒幔高楼一百家，宫前杨柳寺前花。内园分得温汤水，二月中旬已进瓜。”用温泉水加温在温室种植的黄瓜，用来作为宫廷贡品，供皇帝御膳享用。到了晚唐，黄瓜的种植普遍起来，寻常人家也能吃到清鲜爽脆的黄瓜了。宋代美食博主苏东坡对黄瓜的吃法没有开发，但生动描写了卖黄瓜的场景：“簌簌衣巾落枣花，村南村北响缱车，牛衣古柳卖黄瓜。酒困路长唯欲睡，日高人渴漫思茶，敲门试问野人家。”呈现出一幅生活气息浓郁、意趣盎然的农村风景画。“黄瓜控”陆游写了很多赞美黄瓜的诗，“白苣黄瓜上市稀，盘中顿觉有光辉”“园丁傍架摘黄瓜，村女沿篱采碧花”。他把对黄瓜的喜爱倾注在笔端了。

黄瓜，素雅恬淡、不媚不扬，装点着我们平淡朴实的日子，滋养着我们平凡的烟火人生，生命的时光变得生动而鲜活起来了。

一下子就炸了：“啥子面包喔？那么贵！猪都要死了！你还想那个。”

我的脸唰地红了，一股莫名的委屈涌上心头，泪水不争气地喷涌而出。我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，腾地站起来，跑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第二天出门时，母亲塞给我1毛钱说：“二娃，饭要吃饱，一个面包你吃不饱的，我们不和别人比这个啊。本来还有几块钱的，昨晚给猪打针了。”母亲眼圈红红的，她担心着肥猪，更担心着我。我的眼睛也一红，又委屈又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。

那一天，我听到了也看到了却没有吃上最香最美的面包，那是三十七年前的故事。那一年的儿童节，我读小学三年级。

## 大峨眉旅游西环线礼赞

□王利洪

古城洪州千年史，  
石笔一支写传奇。  
洪州儿女不畏艰，  
敢教日月换新天。  
昔日山高路难行，  
今朝天堑变坦途。  
逢山开路掘洞天，  
遇河架桥铺大道。

花溪河畔舞彩虹，  
八面晴岚飞驰过。  
玉屏林海车窗景，  
柳江古镇途中观。  
瓦屋梁山连成线，  
雅女湖色映蓝天。  
七里度假直通去，  
峨眉金顶一线牵。

洪金旅游大动脉，  
游人如织宾客来。  
洪山雅水皆美景，  
绿水青山若画屏。  
康庄大道助致富，  
乡村振兴搭金桥。  
天府旅游名县扬，  
康养圣地乐道遥。

## 故乡的荷塘

□耿庆鲁

入夏时节  
阳光炽热如火  
荷塘里的荷叶  
进入到生长的黄金时期

荷叶肥厚浓绿  
仿佛抹了油  
是那么的光鲜亮丽  
醉了人们的眼

密密匝匝的荷叶  
泼不进一滴水  
偶尔有一两只鸟落下来  
倏忽间就不见了踪影

荷花招摇  
红的、粉的  
点缀在浓绿中  
闹腾出斑斓的色彩

香气如脉脉的流水  
飘逸的清风  
越过小河和田野  
漫过我的心

坐在柳荫下看荷  
面前一幅画  
鼻尖一缕香  
宛若做了一个思乡的梦

故乡的荷塘  
在我的心中诗旋  
漂泊的日子里  
成为一面乡愁的旗帜

□宋扬

我第一次闻到、见到面包却没有吃上是在三十七年前的儿童节那天。

那个儿童节的头一天，班主任说，“明天要在活动现场烤面包，机器要拖到现场来。面包里有鸡蛋，比馒头松软得多。”教室里出奇地安静，大家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班主任，然后开始左顾右盼，面面相觑。老师又说了些其他话，最后我只记住了这句——“馒头5分钱一个，面包4毛钱一个。”

第二天，我早早来到乡中心小学的操场。操场上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人，全乡所有村小的学生都来了。我无心观看节目，只盯着舞台侧面的面包机。它已经开始工作

了，一排一排面团被送进机器的嘴巴。不一会儿，有奇异的香味飘来，大家开始伸长脖子转向面包机的方向。那香味完全不同于馒头的麦香，竟不掺杂一丝丝蒸汽的寡淡，干香浓烈！当机器的嘴巴再次张开时，吐出几个排列得整整齐齐的“馒头”。这“馒头”比我吃过的馒头大了整整一倍。果然是蓬松的样子，有着金黄的颜色，又好似涂了蜡一样润泽，透着诱人的光亮。

我多想尝一尝蓬松的面包，哪怕一口。可是，我却只能舔舔舌头，握着母亲给的1毛钱，恋恋不舍地向卖馒头的摊子走去。

原来，头天下午，当我兴冲冲撞开家门时，母亲正守着一头害瘟的猪叹气。父亲刚从稻田里插秧回来，他两腿的泥还没来得及